DOI: 10.3969/j.issn.1005-8982.2024.13.008 文章编号: 1005-8982 (2024) 13-0057-06



Tfh/Tfr细胞免疫平衡在血液恶性肿瘤中的 研究进展*

张冉冉,张瑞,曲建华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血液病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血液病研究所),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47

摘要:滤泡辅助性T细胞(Tfh)和滤泡调节性T细胞(Tfr)是新发现的具有相互拮抗作用的CD4*T 细胞亚群。在淋巴结生发中心发挥功能和体液免疫形成过程中, Tfh 细胞辅助浆细胞的抗体生成, 而 Tfr 细 胞具有抑制Tfh细胞和B细胞功能。Tfh/Tfr细胞免疫平衡对维持生发中心的形成、诱导B细胞成熟及抗体的 产生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Tfh/Tff细胞平衡与自身免疫疾病、实体肿瘤及部分血液系统疾病的进展密切 相关,而其在血液恶性肿瘤中的作用尚不清楚。该文就Tfh/Tfr细胞的免疫平衡紊乱在血液恶性肿瘤中的最 新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为恶性血液肿瘤的发病机制和免疫治疗指明新的方向。

关键词: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白血病;滤泡辅助性T细胞;滤泡调节性T 细胞

中图分类号: R733

文献标识码: A

Research progress on Tfh/Tfr cell immune balance in hematologic malignancies*

Zhang Ran-ran, Zhang Rui, Qu Jian-hua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Hematology of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Urumqi, Xinjiang 830054, China]

Abstract: Follicular helper T cells (Tfh) and follicular regulatory T cells (Tfr) are newly discovered CD4+ T cell subsets with opposite effects. In the process of germinal center and humoral immunity, Tfh cells assist in the production of antibodies, while Tfr cells inhibit the function of Tfh cells and B cells. The immune balance of Tfh/Tfr cell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germinal center, the prolif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B cells and the production of antibodies. Tfh/Tfr cell balance is closely related to autoimmune diseases, solid tumors and some hematological diseases, but its role in malignant hematological tumors is not clear. This paper reviews the latest research progress of Tfh/Tfr cell immune balance in malignant hematological tumors, which points out a new direction for the pathogenesis and immunotherapy of malignant hematological tumors.

Keywords: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s; lymphoma; multiple myeloma; leukemia; follicular helper T cells; follicular regulatory T cells

血液恶性肿瘤是起源于造血系统的恶性血液 疾病,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主要包括骨髓增生 异常综合征、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白血病等 疾病,由于其发病机制较为复杂,目前发病机制

收稿日期:2024-01-04

[通信作者] 曲建华, E-mail: jhuaqu@163.com; Tel: 1319985550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o;8216003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创新团队项目(No;2022D14008)

尚不十分清楚。CD4T细胞作为免疫系统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调节抗原特异性免疫反应和对抗肿 瘤的免疫监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CD4⁺T细胞包 括辅助性T细胞(如Th1、Th2、Th9、Th17、 Th22)、调节性T细胞等亚群,参与机体不同的免 疫反应[1]。滤泡辅助性T细胞(follicular helper T cells, Tfh) 和滤泡调节性T细胞 (follicular regulatory T cells, Tfr) 是新发现的具有相互拮抗作 用的CD4⁺T细胞亚群,位于淋巴滤泡,主要功能 为辅助B细胞的增殖与分化,增强机体体液免疫 反应^[2]。有研究表明, Tfh 细胞和 Tfr 细胞与自身免 疫疾病[3]、感染性疾病[4]、实体肿瘤[5]等疾病的发 生、发展密切相关;同时还发现Tfh/Tfr细胞免疫 平衡紊乱与部分血液系统肿瘤存在一定潜在的联 系。本文对 Tfh 和 Tfr 细胞的生物学特性及其在血 液恶性肿瘤中的最新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旨在进 一步探讨两者细胞免疫平衡在疾病中发挥的作用, 为研究疾病的发病机制及靶向治疗提供新的理论 基础。

1 Tfh细胞的生物学特性

Tfh 细胞由 SCHAERLI 与 BREITFELD[6-7] 等在 2000年首次提出, Tfh 细胞代表辅助性 CD4⁺T 细 胞的独特谱系,其特征为高表达趋化因子受体5 (C-X-C motif chemokine receptor type 5, CXCR5), 通过 CXC 趋化因子配体 13 (chemokine C-X-C motif ligand 13, CXCL13)作用, 迁移T-B边界定位 B细胞,辅助B细胞分化成熟为浆细胞,增强机 体体液免疫反应。Tfh细胞通过诱导表面分子程 序性死亡蛋白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1, PD-1)、共刺激分子(inducible co-stimulator, ICOS) 及其分泌转录阻遏因子B细胞淋巴瘤6(B-cell lymphonma 6, BCL-6)和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21 (Interleukine-21, IL-21)作用于B淋巴滤泡,对诱 导B细胞的分化、增殖及抗体转换等功能至关 重要。Tfh 细胞分化是一个多阶段过程, 首先在 树突状细胞诱导幼稚 CD4⁺T细胞作用下,刺激 T 细胞信号激活,Tfh前体细胞可通过上调BCL-6 和 CXCR5, 下调 趋 化 因 子 受 体 7 (chemokine receptor 7, CCR7), 促使活化的T细胞向T-B边界 迁移,导致Tfh细胞完全分化[8]。PD-1是一种有

效的抑制性受体,在生发中心和外周血中Tfh细 胞上具有较高的表达水平,高表达的PD-1对支 持B细胞反应和抗体的产生都十分重要。同样 ICOS 对于 Tfh 细胞支持 B 细胞反应也非常重要, ICOS的缺乏可导致记忆B细胞的严重耗竭。故 高水平的 ICOS 和 PD-1 是活化 Tfh 细胞的重要标 志[9]。BCL-6是Tfh细胞关键的转录因子,是其 区别于Th1、Th2、Th17等辅助性T细胞特征之 一,在Tfh细胞分化及特异性表面分子的表达和 T细胞依赖的生发中心免疫应答中起着重要作 用[10]。IL-21 主要由 Tfh 细胞产生, 是体液免疫反 应中的关键细胞因子, 其通过结合 IL-21 受体 (interleukine-21 receptor, IL-21R),以自分泌方式 促进 Tfh 细胞分化,促进 Tfh 的发育及抗体分泌。 单独阻断 IL-21 能够显著降低 B 细胞活化的功 能,这突显了Tfh 细胞分泌的效应分子在癌症免 疫治疗中的重要性凹。正常人体外周血中表达 CD4⁺CXCR5⁺T细胞(即循环cTfh细胞)具有和滤 泡生发中心 Tfh 细胞相同的表型, 但其在功能上 可以分泌更多细胞因子, 对促进生发中心的作用 更强[12]。考虑到淋巴组织取材困难,目前大部分 临床研究主要集中在外周血标本。

2 Tfr细胞的生物学特性

Tfr 细胞于 2011 年在源自外周淋巴器官中胸 腺 Treg 前体细胞中首次被发现,最初被描述 CXCR5+Foxp3+细胞亚群。Tfr细胞是另一种新型的 CD4⁺T细胞亚群,具有Treg细胞和Tfh细胞的双重 特性,既可以表达Treg细胞特征分子如特异转录因 子叉头翼状转录因子3(forkhead box p3, Foxp3)和分 泌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10(Interleukine-10, IL-10), 又可以表达Tfh细胞相关因子如PD-1、CXCR5、 BCL-6等,主要参与负性调控Tfh细胞,抑制生发 中心 Tfh 细胞和 B 细胞功能, 防止过强的体液免疫 应答[13-14]。Tfr 细胞分化与Tfh 细胞相似,也需要多 步骤、多因子共同参与。在分化早期,可能需要 PD-1 和其他细胞因子相互作用,激活 Treg 细胞向 Tfr细胞分化,诱导BCL-6及CXCR5的表达,形成 初步活化状态的Tfr细胞;再通过CXCL13-CXCR5 轴进入生发中心区域,又通过淋巴细胞激活信号 分子与B细胞相互作用,最终分化为成熟的Tfr细 胞^[15]。BCL-6在Tfr分化中同样重要,缺乏BCL-6的Treg细胞无法向Tfr细胞发育^[16]。最近一项研究表明,IL-21R在Tfr细胞和Tfh细胞中发挥作用不同,还发现功能丧失的IL-21R突变患者体内的Treg细胞扩增^[17]。在小鼠模型中,也发现IL-21可降低FOXP3表达并影响Treg细胞稳态^[18],以上结果提示,IL-21对Tfr细胞的独特作用,并表明IL-21具有调节Tfh/Tfr平衡的潜力。

3 Tfh细胞与Tfr细胞免疫平衡

Tfh 细胞与 Tfr 细胞在功能上相互制约, Tfh 细胞主要为B细胞成熟分化、生发中心形成及 抗体的生成提供必要的帮助,而Tfr细胞具有抑 制Tfh细胞增殖和分泌细胞因子的功能,避免 自身免疫反应过强,提示Tfh/Tfr细胞免疫平衡 对于维持免疫耐受的重要性。Tfh细胞与Tfr细 胞之间的作用机制十分复杂,一方面, Tfh 细胞 通过表面分子PD-1、ICOS与细胞因子IL-4、 IL-21 之间相互作用,为B细胞提供必须信号, 支持B细胞增殖和分化[19];另一方面,Tfr细胞 通过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抗原 4 与生发中心 B 细胞上的共刺激分子竞争性结合, 以物理方式 中断 Tfh-B细胞识别,从而限制生发中心反 应^[20]。此外,与Treg细胞类似,Tfr细胞通过分 泌 IL-10、转化生长因子-β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 TGF-β) 和颗粒酶 B 来控制 Tfh 和 B 细胞 介导的免疫应答[21]。与Tfh细胞不同,Tfr细胞 很少分泌 IL-21, 但可通过高表达 IL-21 抑制 Tfr 细胞分化,促使Tfh细胞分化,进而破坏Tfh细 胞和 Tfr 细胞免疫平衡稳态及 B 细胞功能[22]。正 常情况下, 生发中心反应所产生的抗体可以杀 伤外来入侵病原体,限制自身免疫和过度炎症 的发生。而失调的Tfh和Tfr细胞免疫平衡可导 致异常的 B 细胞免疫反应,也会诱发自身免疫 性疾病、炎症或B细胞相关肿瘤等疾病。鉴于 Tfh 和 Tfr 细胞的相反功能,并在体内长期存在, 了解其作用平衡对于免疫稳态至关重要。因 此,进一步研究这两种免疫细胞标志物在不同 种类血液恶性肿瘤疾病进展中的作用机制,有 助于了解疾病免疫机制,并可能为未来的免疫 治疗提供潜在的靶点。

4 Tfh/Tfr细胞平衡在不同血液恶性肿瘤疾病中的作用

4.1 Tfh/Tfr细胞免疫平衡与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yelodysplastic syndrome, MDS)是一组起源于造血干细胞,以血细胞病态造 血,且高风险时期向急性髓系白血病转化为特征 的高度异质性的髓系肿瘤性疾病[23]。MDS伴随免疫 异常,异常免疫细胞无法进行免疫监视,导致T细 胞和B细胞的功能缺陷,细胞免疫耐受和骨髓微环 境的变化可能在MDS疾病进展中充当重要角色。 最近一项研究表明,与未合并自身免疫病 (autoimmune diseases, AI)的 MDS 患者相比, 合并 AI 的MDS患者出现cTfh细胞比例增加和PD-1表达降 低,治疗后缓解患者的cTfh细胞比例减少,PD-1表 达升高,这提示上述动态变化可能会导致 MDS 的 免疫失衡, 异常的免疫反应参与了 MDS 疾病发生、 发展[24]。另外,有关研究也报道,MDS患者外周血 CD4⁺CXCR5⁺T细胞、CD4⁺CXCR5⁺ICOS⁺T细胞及 CD19+CD20-CD38+B细胞比例低于健康对照组,而 CD4*CXCR5*PD-1*细胞比例明显升高,即外周血 Tfh细胞及表面分子ICOS及PD-1比例的异常与 MDS 发病有关,并与B细胞功能体液免疫功能密切 相关[25]。上述 MDS 患者微环境中 Tfh 细胞和表面因 子ICOS及PD-1比例的改变可能参与了MDS的发病 过程,特别是PD-1表达升高,可能是影响B细胞 功能异常的关键,因此推测阻断PD-1通路对MDS 治疗有一定的疗效。目前,关于Tfh 细胞及表面因 子在 MDS 疾病的作用还存在一定争议,对于 Tfh 细 胞的具体机制未有明确的研究说明。由于免疫微 环境的复杂,又或者样本量太少,仍需要对Tfh细 胞及表面分子可能存在的免疫作用作进一步深入 细致的研究。

4.2 Tfh/Tfr细胞免疫平衡与淋巴瘤

淋巴瘤是血液系统中最常见恶性血液肿瘤的一种,可分为霍奇金淋巴瘤和非霍奇金淋巴瘤。随着对淋巴瘤不断深入研究,发现免疫功能的紊乱参与了淋巴瘤的发生、发展,肿瘤免疫治疗可能逐渐成为新的治疗手段。CHA等^[26]研究结果显示,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患者外周血Tfh细胞数量与对照组相比显著上升,而血清IL-21水平降低,且Tfh细胞比例与IL-21水平呈负相关,即Tfh细胞

过度活化及细胞因子IL-21低水平改变免疫环境稳 态,共同参与了疾病的发生。ZHOU等[27]研究结果 显示,与对照组相比,淋巴瘤外周血Tfh细胞水平 明显升高, 化疗后缓解者外周血 Tfh 细胞水平明显 下降;对淋巴瘤患者临床指标做相关性分析发现, Tfh 细胞水平与国际预后指数及 Ann Arbor 分期呈正 相关,这同样提示患者疾病的分期越晚,Tfh细胞 水平越高, 预后越差。即治疗前后淋巴瘤患者外 周血 Tfh 细胞水平发生了改变, 机体存在一定免疫 功能紊乱, 且与预后不良指标明显相关, 表明 Tfh 细胞有参与疾病进展的可能, 其高水平的状态有 可能成为疾病进展的新的判断指标。近期一项研 究显示, B细胞淋巴瘤(B cell lymphoma, BCL) 患 者外周血Tfh细胞、Tfr细胞水平及Tfh/Tfr比值异 常,高水平的Tfh细胞和Tfh/Tfr比值与BCL的预后 密切相关,表明Tfh细胞与Tfr细胞之间的免疫平衡 被破坏;并随着化疗后BCL患者病情缓解,外周血 Tfh 细胞水平及 Tfh/Tfr 比值明显降低,表明可能是 化疗纠正了患者免疫紊乱[28]。越来越多研究表明, Tfh 细胞辅助 B 细胞产生免疫应答, Tfr 细胞抑制免 疫应答, Tfh/Tfr细胞免疫失衡可以诱导机体免疫功 能紊乱。综上所述,患者循环中Tfh/Tfr细胞免疫失 衡可以逆转,即循环Tfh/Tfr细胞可能是诱导发病的 重要因素,因此Tfh/Tfr细胞免疫平衡作为肿瘤预测 新的标志物。

4.3 Tfh/Tfr细胞免疫平衡与多发性骨髓瘤

多发性骨髓瘤(multiple myeloma, MM)是一种浆细胞的肿瘤性疾病,主要特征是骨髓中克隆性和恶性浆细胞聚集,可出现包括多发性溶骨性损害、高钙血症、贫血、肾脏损害等临床表现。有关研究已证实,细胞免疫失衡与 MM 发病密切相关,免疫功能障碍会增加肿瘤生长机会[29]。相关研究表明, MM 患者外周血 Tfh 细胞及 PD-1*Tfh 的数量增加,同时发现 PD-1*Tfh 的数量随肿瘤分级的升高呈上升趋势,即高水平 Tfh 细胞在 MM 的发病过程中发挥一定作用,PD-1*Tfh 可以作为 MM 疾病进展的一种新的预测指标^[30]。有研究报道,通过比较 MM 患者治疗前后外周血 Tfh 细胞和血清 IL-21 水平,发现治疗后较治疗前均有明显改善,提示通过上调细胞因子 IL-21 的水平,可能改变机体免疫微环境状态,促使 Tfh 细胞过度活化,促进 MM 细

胞恶性生长[27]。综上所述,细胞因子水平的这些变化加速了Tfh细胞水平改变和体液免疫的缺陷,促进MM肿瘤细胞发生免疫逃逸,且在化疗后得到逆转,恢复MM部分免疫功能,有望成为免疫治疗新的靶点。以往的研究主要单一检测Tfh细胞数量,在多种血液系统疾病中,本团队进一步研究发现,Tfh/Tfr细胞比例更能准确地反映机体体液免疫反应。从Tfh/Tfr细胞的免疫平衡这一角度入手,将更有利于早日阐明MM的发病机制,从而找到更为精确的新治疗靶点。

4.4 Tfh/Tfr细胞免疫平衡与白血病

急性髓系白血病(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 是一种造血干细胞的恶性克隆性疾病, 其特征是 未成熟的髓系细胞的积累和扩增,从而导致正常 造血功能障碍。化疗药物和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 方法可能延长了AML患者的生存期,但复发和耐 药仍使治疗充满挑战。越来越多研究证实, 免疫 紊乱在 AML 发病中发挥重要作用[31]。 ZHEN 等[32]研 究发现,与对照组相比,AML患者cTfr细胞数量明 显增加, cTfh/cTfr 比值明显降低, 而 cTfh 细胞数量 无明显变化, 故推测 AML 患者体内出现 Tfr 细胞数 量增加, Tfh/Tfr 比例失调, 打破了正常免疫稳态, 随着肿瘤负荷增加,致使恶性克隆细胞产生了免 疫逃逸: 化疗后目获得完全缓解的 AML 患者 cTfh/ cTfr细胞比例明显升高,进一步提示cTfh/cTfr平衡 也可能是AML进展中的一个重要的监测指标。综 上所述,由于AML免疫机制较复杂,Tfh/Tfr细胞免 疫平衡更能清晰地反映机体体液免疫反应,下一 步需要扩大样本量或者增加细胞实验进一步验证 AML 患者 cTfr 细胞和 cTfh/cTfr 细胞免疫平衡如何参 与AML发病过程。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ALL)是一类起源于骨髓内淋巴细胞的异常增生的恶性血液肿瘤。T淋巴细胞亚群失衡可能导致免疫监视功能异常,促进肿瘤细胞的生长增殖^[33]。有关研究表明,初诊ALL患者外周血Tfh细胞比例及表面分子ICOS、PD-1表达水平均高于健康对照组,在经历了第2、4、6个疗程的化疗后,治疗有效的ALL患者外周血Tfh细胞和表面分子ICOS、PD-1表达水平明显降低,甚至低于健康人群水平。故推测可能是化疗药物发挥了作用,使

患者病情得到改善,恢复机体的免疫功能^[27]。有关ALL免疫微环境研究不仅涉及Th1/Th2和Treg细胞水平的变化,还提及Tfh细胞的变化,即免疫微环境中Tfh和表面分子或许参与疾病的发生、发展,且治疗后得到一定缓解。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 CLL) 是一种成熟 B 淋巴细胞恶性克隆性 血液肿瘤, 多在老年人的骨髓、外周淋巴器官和 血液中异常聚集。研究发现, CLL 外周血中 Tfh 细 胞水平异常升高,可表达更高水平的PD-1、γ干 扰素和 IL-21 等相关分子,提示异常 Tfh 细胞破坏 正常免疫功能和促进CLL肿瘤细胞增殖[34]。最近一 项研究表明,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未经治疗的CLL 患者外周血Tfh细胞数量显著增加,尤其是Tfh1细 胞亚群,且Binet分期越晚,疾病恶性程度越高, Tfh 细胞水平也呈上升趋势。并通过上调 IL-21 来 增强 B-CLL 的存活和增殖,推测 Tfh 亚群及细胞因 子改变 CLL 免疫微环境,参与 CLL 疾病的进一步发 生[35]。有研究发现,与未经治疗的CLL相比,在 CLL淋巴结中发现Tfh细胞和调节性T细胞的数量 增加。经过化疗药物单一或者联合治疗后,CLL外 周血Tfh 细胞和调节性T细胞的数量明显下降,考 虑化疗消除肿瘤细胞,降低了CLL的免疫抑制作 用,使CLL体内免疫系统得到重塑,恢复CLL正常 免疫反应^[36]。目前,研究认为Tfr细胞来源于调节 性T细胞前体细胞,具有调节性T细胞的免疫抑制 功能,这提示需要进一步研究Tfr细胞在CLL患者 中具体作用机制。

目前,Tfh细胞在慢性髓系白血病的作用暂无相关研究。综上所述,在体液免疫调节中,Tfr细胞表现出与Tfh细胞相互拮抗的作用,Tfh/Tfr的免疫平衡对于维持免疫稳态至关重要。

5 结语与展望

Tfh 细胞和 Tfr 细胞是两类独特的 CD4*T 细胞亚群,通过它们直接相互作用或者间接调控细胞因子分泌的方式,可帮助 B 细胞分化成熟和维持正常体液免疫反应。但目前关于 Tfh/Tfr 细胞免疫平衡作用机制方面的研究尚浅,更需要深入探索 Tf/Tfr 细胞免疫平衡在恶性肿瘤疾病中的作用,为新的靶向治疗策略提供方向,以改善患者预后及提高患

者生存质量。

参考文献:

- [1] CENERENTI M, SAILLARD M, ROMERO P, et al. The era of cytotoxic CD4 T cells[J]. Front Immunol, 2022, 13: 867189.
- [2] CLEMENT R L, HANSON B L, SAGE P T. Tfh-mediated and Tfr-suppressed antigen-driven IgG and IgE assays[J]. Methods Mol Biol, 2022, 2380: 175-185.
- [3] QI J J, LIU C, BAI Z R, et al. T follicular helper cells and T follicular regulatory cells in autoimmune diseases[J]. Front Immunol, 2023, 14: 1178792.
- [4] RUBINSTEIN A, KUDRYAVTSEV I, MALKOVA A, et al. Sarcoidosis-related autoimmune inflammation in COVID-19 convalescent patients[J]. Front Med (Lausanne), 2023, 10: 1271198.
- [5] GUTIÉRREZ-MELO N, BAUMJOHANN D. T follicular helper cells in cancer[J]. Trends Cancer, 2023, 9(4): 309-325.
- [6] SCHAERLI P, WILLIMANN K, LANG A B, et al. CXC chemokine receptor 5 expression defines follicular homing T cells with B cell helper function[J]. J Exp Med, 2000, 192(11): 1553-1562.
- [7] BREITFELD D, OHL L, KREMMER E, et al. Follicular B helper T cells express CXC chemokine receptor 5, localize to B cell follicles, and support immunoglobulin production[J]. J Exp Med, 2000, 192(11): 1545-1552.
- [8] CROTTY S. T follicular helper cell biology: a decade of discovery and diseases[J]. Immunity, 2019, 50(5): 1132-1148.
- [9] LONG Y, XIA C S, ZENG X Y, et al. Altered phenotypes of colonic and peripheral blood follicular helper and follicular cytotoxic T cells in mice with DSS-induced colitis[J]. J Inflamm Res, 2023, 16: 2879-2892.
- [10] XIA Y, SANDOR K, PAI J A, et al. BCL6-dependent TCF-1⁺ progenitor cells maintain effector and helper CD4⁺ T cell responses to persistent antigen[J]. Immunity, 2022, 55(7): 1200-1215.e6.
- [11] HOLLERN D P, XU N, THENNAVAN A, et al. B cells and T follicular helper cells mediate response to checkpoint inhibitors in high mutation burden mouse models of breast cancer[J]. Cell, 2019, 179(5): 1191-1206.e21.
- [12] HE J, TSAI L M, LEONG Y A, et al. Circulating precursor CCR7 (lo)PD-1(hi) CXCR5⁺ CD4⁺ T cells indicate Tfh cell activity and promote antibody responses upon antigen reexposure[J]. Immunity, 2013, 39(4): 770-781.
- [13] CHUNG Y, TANAKA S, CHU F L, et al. Follicular regulatory T cells expressing Foxp3 and Bcl-6 suppress germinal center reactions[J]. Nat Med, 2011, 17(8): 983-988.
- [14] DING T T, SU R, WU R H, et al. Frontiers of autoantibodies in autoimmune disorders: crosstalk between Tfh/Tfr and regulatory B cells[J]. Front Immunol, 2021, 12: 641013.
- [15] WING J B, TEKGÜÇ M, SAKAGUCHI S. Control of germinal

- center responses by T-follicular regulatory cells[J]. Front Immunol, 2018, 9: 1910.
- [16] BÖNELT P, WÖHNER M, MINNICH M, et al. Precocious expression of Blimp1 in B cells causes autoimmune disease with increased self-reactive plasma cells[J]. EMBO J, 2019, 38(2): e100010.
- [17] JANDL C, LIU S M, CAÑETE P F, et al. IL-21 restricts T follicular regulatory T cell proliferation through Bcl-6 mediated inhibition of responsiveness to IL-2[J]. Nat Commun, 2017, 8: 14647.
- [18] OESTREICH K J, MOHN S E, WEINMANN A S. Molecular mechanisms that control the expression and activity of Bcl-6 in $T_{\rm H}1$ cells to regulate flexibility with a $T_{\rm FH}$ -like gene profile[J]. Nat Immunol, 2012, 13(4): 405-411.
- [19] OLATUNDE A C, HALE J S, LAMB T J. Cytokine-skewed Tfh cells: functional consequences for B cell help[J]. Trends Immunol, 2021, 42(6): 536-550.
- [20] BETZLER A C, USHMOROV A, BRUNNER C. The transcriptional program during germinal center reaction - a close view at GC B cells, Tfh cells and Tfr cells[J]. Front Immunol, 2023, 14: 1125503.
- [21] FONSECA V R, RIBEIRO F, GRACA L. T follicular regulatory (Tfr) cells: dissecting the complexity of Tfr-cell compartments [J]. Immunol Rev, 2019, 288(1): 112-127.
- [22] NIAN Y Q, XIONG Z L, ZHAN P P, et al. IL-21 receptor blockade shifts the follicular T cell balance and reduces de novo donor-specific antibody generation[J]. Front Immunol, 2021, 12: 661580.
- [23] SAYGIN C, CARRAWAY H E. Current and emerging strategies for management of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s[J]. Blood Rev, 2021, 48: 100791.
- [24] XIAO N, HE X, NIU H Y, et al. Increased circulating CD4⁺CXCR5⁺ cells and IgG4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 with autoimmune diseases[J]. J Immunol Res, 2021, 2021: 4302515.
- [25] 刘卉, 曹慧琴, 赵建强.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患者外周血循环 Tfh细胞变化及与B细胞功能异常的关系[J]. 中国实验血液学 杂志, 2019, 27(4): 1196-1200.
- [26] CHA Z S, QIAN G F, ZANG Y, et al. Circulating CXCR5⁺CD 4⁺T cells assist in the survival and growth of primary diffuse large B cell lymphoma cells through interleukin 10 pathway[J]. Exp Cell Res, 2017, 350(1): 154-160.

- [27] ZHOU D M, XU Y X, ZHANG L Y, et al. The role of follicular T helper cells in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lymphoid disease[J]. Hematology, 2017, 22(7): 412-418.
- [28] 郑静, 张祝, 陈永红, 等. Tfh/Tfr细胞失衡在B细胞淋巴瘤患者中的临床意义[J]. 中国实验血液学杂志, 2021, 29(5): 1510-1516.
- [29] SHAH U A, MAILANKODY S. Emerging immunotherapies in multiple myeloma[J]. BMJ, 2020, 370: m3176.
- [30] 马银娟, 杨柯, 杨夏影, 等. 初诊多发性骨髓瘤患者 T细胞亚群和骨髓瘤细胞中 PD-1、PD-L1及 PD-L2的表达与意义[J]. 肿瘤防治研究, 2022, 49(1): 40-45.
- [31] 李秀钰, 胡绍雯, 朱惠芳. 白血病干细胞在急性髓系白血病治疗中的研究进展[J]. 中国现代医学杂志, 2023, 33(21): 49-57.
- [32] GUO Z X, CHEN Z P, XU Y R, et al. The association of circulating T follicular helper cells and regulatory cells with acute myeloid leukemia patients[J]. Acta Haematol, 2020, 143 (1): 19-25.
- [33] DAVER N, ALOTAIBI A S, BÜCKLEIN V, et al. T-cell-based immunotherapy of acute myeloid leukemia: current concepts and future developments[J]. Leukemia, 2021, 35(7): 1843-1863.
- [34] VACA A M, IOANNOU N, SIVINA M, et al. Activation and expansion of T-follicular helper cells in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 nurselike cell co-cultures[J]. Leukemia, 2022, 36(5): 1324-1335.
- [35] LE SAOS-PATRINOS C, LOIZON S, ZOUINE A, et al. Elevated levels of circulatory follicular T helper cells in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 contribute to B cell expansion[J]. J Leukoc Biol, 2023, 113(3): 305-314.
- [36] de WEERDT I, HOFLAND T, de BOER R, et al. Distinct immune composition in lymph node and peripheral blood of CLL patients is reshaped during venetoclax treatment[J]. Blood Adv, 2019, 3(17): 2642-2652.

(张西倩 编辑)

本文引用格式: 张冉冉, 张瑞, 曲建华. Tfh/Tfr细胞免疫平衡在血液恶性肿瘤中的研究进展[J]. 中国现代医学杂志, 2024, 34(13): 57-62.

Cite this article as: ZHANG R R, ZHANG R, QU J H. Research progress on Tfh/Tfr cell immune balance in hematologic malignancies[J]. China Journal of Modern Medicine, 2024, 34(13): 57-62.